

#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哲学人类学内涵

王巍,刘怀玉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 210046)

**摘要:**国内学术界对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交往”概念的研究是延续了传统的哲学研究范式,即从抽象人本主义的异化逻辑来阐述其理论内涵,认为此时马克思的“交往”概念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过程中“交往关系”的异化。事实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主要是从哲学人类学的思维范式出发,从自我意识、审美和共同体这三个方面阐释了“交往”概念的内涵。首先,马克思提出了自我意识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基本前提这一理论观点,并指认了自我超越是人类社会交往方式发展的内在动力;其次,马克思认为审美性的交往是解决人与社会矛盾的重要途径;第三,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交往的理想目标是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的联合体。

**关键词:**交往;哲学人类学;自我意识;审美;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5)06-0025-05

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备受瞩目,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中的理论焦点之一,甚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掀起了一轮研究热潮。实际上,关于“交往”概念的研究由来已久,只是长期以来,传统的哲学研究范式导致了其深刻的理论内涵和巨大的思想史张力始终处于被遮蔽状态。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学者普遍认为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主要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一文本中的“交往”(交往方式)概念是马克思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概念的原型,因而学界往往以对“生产关系”理论的研究遮蔽甚至取代了交往理论的研究。

这种研究思路也影响到对马克思另一个重要文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理解。国内学术界对于《手稿》中“交往”概念的研究也正是延续了这种传统的哲学研究范式,即从抽象人本主义的异化逻辑来阐述其理论内涵,认为此时马克思的“交往”概念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过程中“交往关系”的异化。事实上,在不同的思维范式下,交往概念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从人类思想史的发展以及哲学思维范式的演进趋势来看,从古代哲学开启的本体论思维范式到由笛卡尔开启的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进而在康德的“有限理性”

下引发了20世纪以来非理性主义思潮的躁动和生活世界的凸显,在此背景下,哲学人类学异军突起。如何基于哲学人类学的理论视野来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正成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全新发展方向。笔者拟从哲学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出发,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手稿》中的“交往”概念进行创新性阐释。

## 一、自我意识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基本前提

鉴于国内学术界对于哲学人类学研究范式尚未作出系统性研究,达成统一的共识,因此,在对马克思《手稿》中的“交往”概念进行解读之前,首先对本文中运用的“哲学人类学”研究范式进行一点说明。事实上,哲学人类学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哲学人类学是指哲学上一切关于人的理论、观点、学说,其思想内涵直接涉及不同时期对于“人”的本质研究的各种思想学说,即包括古希腊哲学、基督教神学、文艺复兴思潮、近代的理性主义学说,现代非理性主义理论,乃至现代人类学的诸多流派思想等。而狭义上的哲学人类学则特指20世纪初由德国思想家马科斯·舍勒创立并由同时期的文化人类学家米契尔·兰德曼等发展壮大的现代哲学人类学。笔者对马克思“交往”概念的解读,是从广义的哲学人

收稿日期:2015-10-19

作者简介:王巍(1987—),女,黑龙江大庆人,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类学范式出发,即立足于对“人的本质”研究的总体性的思想史。

纵观西方哲学史,人的自我意识是最为经久不衰的核心研究对象之一,对人的自我意识的探求贯穿于数千年的哲学发展脉络之中。通过无数思想家长期而执着地理论探索与思考,“自我意识”所具有的自觉性、反思性、创造性和独立性等丰富内涵逐步凸显,成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性标志。对于自我意识问题,马克思既继承了过往思想家对“自我意识”的理论认知,认为“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sup>[1]162</sup>;又批判性地超越了以往哲学,指出自我意识不仅仅是人自娱自乐的抽象思辨活动,而是以实践活动揭示了自我意识和外部对象的关系,并指出自我意识是通过自身的对象化活动显示出来。正是基于此,马克思才进而将自我意识指认为社会交往的前提。在马克思看来,自我意识并不神秘,它扎根于平凡的实践活动中,通过对象性的存在表现出来,“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sup>[1]191</sup>并随着对象性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布展,进而通过对象化的活动进行自我确证,“自我意识的外化设定物性。因为人=自我意识,所以人的外化的、对象性的本质即物性=外化的自我意识,而物性是由这种外化设定的。”<sup>[1]208</sup>所以,在《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当人的自我意识具备了这两种独特的内在属性和哲学内涵时,自我意识便成为人类社会交往活动的基础性前提,这是包括动物在内的一切其他大地存在物永远不可能达到的高度。

在《手稿》中,关于“交往”这一概念,马克思首先提出了自我意识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基本前提这一理论观点。自我意识之所以成为人类社会交往的基本前提,在于其所具有四个根本特点:第一,自觉性特点。马克思认为自我意识作为人类社会的基础性前提首先表现为人在与自然的交往过程中具有自觉性。人类生存于客观世界之中,作为生命有机体,必然与外部世界进行着物质交换,以求得自身的成长和发展。“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sup>[1]163</sup>也就是说,在人化自然的过程中,人能够认识到自身的属性、能力、心理和需求,从而把握

到自身作为主体的内在尺度,自觉地按照自己的“内在尺度”来改变世界,并赋予世界以人化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成了人的世界。从而,人凭借对自己生命活动的自觉支配,能够自觉地、有目标、有理想地去开展有意义的高尚生活,并且获得决策和行动上的自由。第二,反思性特点。事实上,在人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中,“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sup>[1]209</sup>。独立的自我意识使人类作为主体而与客观世界相对立地存在,进而导致了人与自然统一性的破裂,并不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存在危机与客观挑战。然而,在面对危机与挑战时,人类自发地反思自己的行为,不断地深入自我的精神层面,对自己的有限生命和自然界进行重新认识,从而真正地领悟到自己生存的本质进而除破自然界的束缚,在更高的层面上改造自然。第三,创造性特点。自我意识所具有的创造性特点表现为人在与自然的交往过程中所具有的赋有激情的创造性。创造力来源于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即与动物相比,人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生物角色,一种强烈的愿望驱使着他,去超越生物角色以及存在的偶然性、被动性,从而成为一个创造者。人越发受到痛苦和压抑的时候越能产生反抗的力量,人只有通过自己赋有激情的创造性活动,才能使自己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我的本质活动的感性爆发,是激情,从而激情在这里就成了我的本质的活动”<sup>[1]195</sup>。由此可见,人的生命存在是一个过程,过程的本质就是进行创造性和超越性的活动。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此在是不断筹划着自己,走向超越。第四,独立性特点。自我意识的独特性特点表现为主体间的交往具有独立性。事实上,独立意识作为自我意识的一种具体形态,其实质就是主体从事交往实践活动的一种深度的心理体验,其重要表征便是主体与对象(自然、社会)相疏离而导致的一种刻骨铭心的精神感。马克思曾指出:“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sup>[1]195</sup>。这就表明,孤立能力是主体的本质性力量,人能按着自己的意志去设计、选择和创造自己,这才是真实的自己,而非作为知识对象意义上的自己。在基于自我意识的这种独立性特点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中,个人与他人的交往才既不丧失于他在之中,又不与他人相对立,而是在彼此保持自己的个性、人格、自由的同时又把自己的心灵揭示给对方,并领会他人之心,做到彼此心心相印。

马克思不仅指认了作为人类社会交往基本前提的自我意识,还提出了自我超越是人类社会交往方式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一观点。在马克思的哲学视域中,人的存在和人的历史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在这一不断生成的过程中,人不仅要用自己的对象化活动扬弃自然存在物的给定性,而且要不断超越自然、社会环境的外在规定性和扬弃人的造物及人的活动的异化,“正象一切自然物必须产生一样,人也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即历史,但历史是在人的意识中反映出来的,因而它作为产生活动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产生活动”<sup>[1]211</sup>。由此可知,超越活动由此构成了人的生存本性。那么,交往作为人重要的存在维度,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存在,而是一种动态的存在,是一个与可能性、未来相联系的结构,是不断构造、不断从潜能到现实的发展过程,是在人自身活力的驱使之下,不断进行自我超越的过程。从文本的具体内容来看,马克思从两个方面对于这一观点进行了阐述:首先,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动下,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商品交换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要交往形式,“私有财产的关系是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关系”<sup>[1]177</sup>,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们不得不自愿地将自我活动进行出卖,因为,“人本身被当成了私有财产的规定”<sup>[1]112</sup>,在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的自然秩序控制下,资本家和工人的交往方式丧失了其本真性的存在意义。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交往方式只是人类社会交往方式的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最终必将被扬弃。第二,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交往形式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地进行自我扬弃的过程,“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sup>[1]190</sup>。人的交往形式具有超越性的本质,在不断否定和挣脱既有的交往形式,不断趋向自由自觉的交往形式的过程中,人类社会交往的存在形式处于一种敞开性的历史性存在状态,并永远处在生生不息的形成过程之中。生存交往,它是面向敞开领域超越实存的交往,由生存交往引起的超越本身就是生存自由。既然生存超越是每一个具体的个人由有限和相对通向无限和绝对的活动,那么它就表现了人的自由的真正存在。

## 二、审美性的交往是解决人与社会矛盾的重要途径

从哲学人类学的理论范式出发,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于“交往”概念的阐发具有了更为丰富的理论内涵,这不仅体现在对于作为人类社会交往基本前提的自我意识的率先指认,以及对于作为人类社

会交往方式发展的内在动力的人类自我超越活动的深入阐述,更表现为面对现代性世界的矛盾和冲突的异化状态,马克思开出的以人的生存、存在和生命活动为基点的审美性交往的治疗方案。可以看出,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不仅包括对于“自我意识”内在特征的理性剖析,以及对于人类自我超越性的存在思考,更包括对于每一个生活着的个人在现实社会中之于具体生存问题的深刻关怀。马克思有别于传统理性主义哲学家强调人的理性本质,而忽略了人的自然特性,使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丰富的人变成了枯燥、毫无生机的抽象人的存在,从而导致了整体化的社会对个体的压抑。马克思重视“个体”,关注活生生的具体的个人,从根本上关注人的内在体验,以及由此涉及的人的本质和人生的意义,乃至人的自由、尊严和幸福问题。

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人与周围世界处于紧张、矛盾和疏离的异化状态中,人与周围世界的自由和诗意地交往全面受阻。这种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异化状态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由于人把自然界看作占有、征服和改造的对象,自然界也不断地抵抗和惩罚人类的暴行;这就导致了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性断裂,人与自然界处于严重对立和疏离的状态中;其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由于人的意识受到工具理性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进而导致主体间的交往陷入了尖锐的冲突和困境中,他人被看作压榨和剥削的对象,主体间的价值同一断裂,疏远、冷漠和冲突取代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同情。面对如此悲惨的人类交往历史境遇,马克思基于对人的内在体验的关注,在《手稿》中开出了以人的生存、存在和生命活动为基点的审美性交往的治疗方案。这种审美性交往既消除了我与世界的陌生感,实现了我与世界之间的高度融合,即我爱万物、万物亲我和物我不分的境界;又实现了主体间以一种自由和本真的方式进行沟通和理解,即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和你我合一的境界。所以说,在《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审美性交往是解决人与社会矛盾的重要途径,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认为在审美性交往中,人与自然界的存在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是因为,“自我与世界都脱离了现实领域,世界脱离了过去,自我脱离了现在,他们同时进入了永恒的当下”<sup>[2]</sup>。所以说,在审美性交往中,审美者可以在全神贯注地观察、欣赏某一事物时,将自己的主观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力赋予对象。这一方面可以使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全面的显现和确证,“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

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sup>[1]191</sup>也就是说,“审美快感的特征就在于此:它是对于一个对象的欣赏,这个对象就其为欣赏的对象来说,却不是对象而是我自己”<sup>[3]</sup>。另一方面,使我与世界成为一体,从而达到物我一体的境地,从而进入本真的共在,在这种交流与融合中,我与世界成为一体,彼此无别。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安居是凡人在大地上的存在方式”,“安居本身必须始终是和万物同在的逗留”,“属于人的彼此共在”。具体地说,就是“大地和苍穹、诸神和凡人,这四者凭源始的一体性交融为一”<sup>[4]</sup>。因此,审美性交往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征服,而是自我主体与世界间的交互感应和情感交流而达到的最高境界,世界(包括社会和自然)不是死寂的客体而是有生命的主体;审美性交往不是单纯的主观的情感,而是世界对主体的激发和主体对世界的感应,天地自然皆有情,与人情相呼应。在自我与世界的审美性交流和体验中,人的本质性力量得以彰显,人与世界的分裂得到了克服,即我与世界对话,世界也回应我,我对世界充满理解与同情,世界也以同样的热情回报,从而达到了自我与世界的互相尊重、和谐共处、融合无间,创造了情景交融、心物一体和天人合一的境界。

其次,马克思认为在审美性交往中,人与自然界的存在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即通过美的邀请,主体间达成精神上的深刻共鸣和高度融合。在《手稿》中,马克思就曾指出,“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你对人和对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与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如果你在恋爱,但没有引起对方的爱,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使对方产生相应的爱,如果你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sup>[1]247-248</sup>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审美性交往中,人是以自由的方式存在着的。正如黑格尔所言,“无论就美的客观存在而言,还是就主体的欣赏而言,美的概念都带有这种自由和无限;正是由于这种自由和无限,美的领域才摆脱了有限事物的相对性”<sup>[5]</sup>。席勒也指认到,“在审美的国度中,人就只须以形象显现给别人,只作为自由游戏的对象而与人相处。通过自由去给予自由,这就是审美王国的基本法律”<sup>[6]</sup>。另一方面,在审美

性交往中,一个主体通过对另一个主体的精神的占有,从而使主体间性的领域实现了本真的存在,做到真正的理解,达到心有灵犀的境界,“别人的感觉和精神也为我自己所占有。因此,除了这些直接的器官以外,还以社会的形式形成社会的器官。例如,同他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等等,成为我的生命表现的器官和对人的生命的一种占有方式”<sup>[1]190</sup>。也就是说,在自我与他我的关系中,审美理解展开为自我(审美者)与他我(审美对象)之间的对话、问答,自我仿佛深入到了审美对象的内在世界,倾听他的声音,了解他的思想感情,洞察他的性格、命运;同时自我也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倾诉给对方,让对方倾听自己的声音,体察自己的内心世界,了解自己的命运、性格。因此,审美性交往活动通过自由的活动和对他人的精神世界的理解,从而建立主体间的在精神上的深层次的理解关系,真正做到了把“你”变成了“我”,两个主体做到了精神上的高度融合,察觉到自己的本真乃生存状态,并在理解和同情中达到真正的认同。

### 三、人类社会交往的理想目标是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的联合体

在《手稿》中,“交往”概念围绕“自我意识”、人类的自我超越性的阐发,以及对于现实生活着的个人的思考,其目的在于把创造性的人放在整个文化、社会、历史、传统中进行考察,研究人类有意识或是无意识的行为,乃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关系结构。通过对于人类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超越性活动的研究,以及对于具体个人的生存关怀,进而去把握作为社会交往的整体性表现形态,即共同体的内在“社会结构”,从而最终实现人类社会交往的理想目标,即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的联合体。

自人类诞生以来,整个人类社会存在的历史也是人类交往共同体演进的历史,其主要经历以下四个阶段:原始社会的血缘共同体、农业社会的宗法伦理共同体、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共同体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真正共同体。从人的本质和存在方式这一角度来看,马克思在《手稿》中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抽象共同体,“共同性只是劳动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资本——作为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所支付的工资的平等的共同性。相互关系的两个方面被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劳动是为每个人设定的天职,而资本是共同体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sup>[1]184</sup>并指出,这个抽象的共同体以超出人类想象力的速度同化一切异己,扩充自己的地界,个体

在这个抽象的同一性机器中早已丧失了自己的位置,只能任由抽象的统治。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是奴役人的抽象共同体的同时,提出了真正地交往共同体(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人类社会所应该不懈追求并为之不断努力奋斗的,“共产主义才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是人的本质对人来说的真正实现,或者说,是人的本质作为某种现实的东西的实现。”<sup>[1]217</sup>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最理想的交往形式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交往形式。“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sup>[1]185</sup> 共产主义社会的交往方式之所以是人类社会最理想的交往方式,是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共同体的支点和核心价值是人的自由自觉的交往活动。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在共产主义社会的交往中,人不是被对象物所占有,导致自己的丧失,而是“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sup>[1]190</sup> 也就是说“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成为人的。”<sup>[1]190</sup> 即从客体方面来看,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成为了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确证人和实现人的特殊性的对象。其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交往中,人的存在是全面自由和全面丰富的,“已经生成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sup>[1]192</sup> 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也就是为了人而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以及人的作品的感性占有,而不是单纯的片面的享受。也就是说,人以一种全面的或者是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本质的丰富性。

另一方面,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构成整个人类社会的基本细胞是现实的个人,而且每个个体置身于两个不同的位置,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独特具体的意识和表达这种意识的独特具体的交际话语,因此形成了两个价值中心。面对这种多元主体间的差异和对立;马克思之所以在《手稿》中,大胆地指出多元主体间可以通过思想上的平等交流与争论,最终建立一个具有价值共识的真正交往共同

体的具体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手稿》中,马克思之所以认为人类能够在交往活动中形成价值共识并最终建立真正的交往共同体,是因为现实的个人在交往活动中具有类意识,“我的普遍意识的活动——作为一种活动——也是我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理论存在。”<sup>[1]188</sup> “人是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人的特殊性使人成为个体,成为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人也是总体,是观念的总体,是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sup>[1]188</sup> 也就是说,类意识意味着人是融解在普遍关系中的存在,所表现的恰恰是人对天然的自然本性规定的超越和突破,这种超越和突破来自人所独有的精神文化,“人的存在不是由外在的自然决定的,而是由内在的文化决定的,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sup>[7]</sup> 当人类以内化的精神文化为内在支撑时,现实的个体既能够意识到其他个体和自己是同类,又能够把自己和所有人联系起来,进而促进个体与个体之间形成的价值共识,建立真正的价值共同体。

其次,在《手稿》中,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个人之间能够进行交流、沟通 and 理解,因此,人类可以在交往活动中形成价值共识并最终建立真正的交往共同体。当共产主义的手工业者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首先把学说、宣传等等视为目的。但是同时,他们也因此而产生一种新的需要,即交往的需要,而作为手段出现的东西则成了目的。当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起来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看出,这一实践运动取得了何等光辉的成果。吸烟、饮酒、吃饭等等在那里已经不再是联合的手段,不再是联系的手段。交往、联合以及仍然以交往为目的的叙谈,对他们来说是充分的,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并且他们那由于劳动而变得坚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精神之光。<sup>[1]232</sup> 也就是说,主体的存在和确立,只有通过交流和回应的方式,才能最终存在和生成。“所谓交往,简而言之,就是共在的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理解,这是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它清楚地昭示了人根本区别于动物的社会性。”<sup>[8]</sup> 然而,为何人类能够通过彼此间的交流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呢? 雅斯贝斯给我们提供了答案,他指出:“交流是人存在的普遍条件。”<sup>[9]</sup> “交流就是与他人生活在一起,它在实存中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完成,它就在那里存在于各种共同体关系中。”<sup>[10]</sup> 而语言则是主体间文化精神交流的基本形式,“凭借语言符号系统而建构起来的主体间性代表着共主体性或互主体性,它反映的

(下转第 96 页)

## 参考文献:

- [1] 徐敏,李明.关于高校核心竞争力的思考[J].江苏高教,2005(3):37-39.
- [2] 邱均平,马凤.中国高校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的进步和问题:基于2011年《世界一流大学与科研机构学科竞争力评价》的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2(1):17-22.
- [3] 任初明.地方高校竞争力培育面临的问题与战略应对:基于资源基础理论的视角[J].江苏高教,2011(5):72-73.
- [4] 韩锦标.基于知识管理的大学核心竞争力研究[D].北京:中国矿业大学,2011.
- [5] 曹佶.地方高水平大学核心竞争力研究[D].北京:北京工业大学,2013.
- [6] 杨晨,朱国军.基于知识增值的企业专利管理战略效应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26(8):145-148.
- [7] 杨晨,施学哲.区域知识产权竞争力的内涵探析[J].科

技进步与对策,2010,27(24):53-55.

- [8] 蔡晓东,陈敏娟.反垄断与知识产权市场支配力法经济学探讨[J].现代经济探讨,2013(3):59-63.
- [9] 汪菲.基于资源基础理论的国家竞争力评价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07.
- [10] 韩伟威,张飞涟,陈赟.建设团队项目学习基础能力演化及效能研究[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6(4):98-101.
- [11] 顾晓燕,田家林.知识产权贸易对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影响机制[J].现代经济探讨,2014(10):23-26.
- [12] 陈英杰.基于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江苏高校产学研合作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130-133.
- [13] 韩言虎,罗福周,方永恒.创新集群知识网络的构建及运行机制研究[J].现代经济探讨,2013(11):51-55.
- [14] 吕兴群,任萍.关系网络对知识创造的作用机理研究[J].学习与实践,2014(5):116-119.

(上接第29页)是‘主体—主体’结构。”<sup>[8]</sup>正如卡西尔所言:“说出的话语并非源于纯粹的发音和语调。因为它乃是一个意义的表达。它被结合在‘交流’的有机整体中,‘交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话语从一方传递到另一方,从而使双方结合成一活生生的对话。因此,对赫尔德而言,正如曾经于赫拉克利特一样,理解语言的传播,成为我们理解世界的真确而典型的表达方式。逻各斯创造了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纽带;它给予个体以保证,使其不封闭在他自我的刚愎自用之中,而成为一普遍的存在。”<sup>[11]</sup>

作为社会交往的整体性形态的共同体,其本质上,是“类存在”的社会结构的体现。正如高清海教授所言,无论是了解人的未来发展还是理解哲学的未来发展,都聚焦在对于类存在即对人的“类”的本性和特征的理解上<sup>[12]</sup>。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于“交往”概念的阐发,正是反映、表达了这一趋向,推动和升华了对于人类自身的交往本质的自觉。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 [2] 杨春时.时间性与审美主体间性[J].广东社会科学,2011(1):157-164.
- [3]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263-264.
- [4]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114-117.
- [5] 黑格尔.美学:第1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48.
- [6] 蒋孔阳,朱立元.西方美学通史:第4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401.
- [7] 衣俊卿.论人的存在:人学研究的前提性问题[J].学习与探索,1999(3):48-54.
- [8] 衣俊卿.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J].哲学研究,1992(10):30-36.
- [9] JASPERS K. Vernunft und existenz[M]. Batavia: J. B. Wolters, 1935:122.
- [10] JASPERS K. Philosophie II[M]. Berlin: Springer-verlag, 1956:51.
- [11] 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M].沈晖,海平,叶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47.
- [12] 高清海.人的未来与哲学未来:“类哲学”引论[J].学术月刊,1996(2):3-16.